

甘谷文学作品选

1978—1988



甘谷县作家协会编

十月的收获

——写在《甘谷文学作品选》面世之际

当编完《甘谷文学作品选》的最后一颗字时，桌上的台历告诉我：时间已近十月了。

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仿佛是一种巧合，《甘谷文学作品选》也成熟地摇曳在十月的枝头，同那黄橙橙的雪梨、红艳艳的苹果，还有姑娘粉嘟嘟的笑脸一起，组成了一章丰收的乐曲，尤其令人兴奋的是今年十月，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将跃上四十龄阶梯，更加成熟。本书的作者大都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伴随着共和国的沉重呼吸而步入青年、中年的。这丰厚的恩赐使作家们树立了这样一个信念：反映沸腾生活、繁荣文学创作。为此，他们凭着一腔热血，在古冀大地上辛勤耕耘，热情播种，借助时代的雨露阳光，一株株嫩芽破土而出，一朵朵小花向阳绽放，终于形成了甘谷今日五彩缤纷的文学百花园。

我受命主编这本书，按宗旨将甘谷文学千帆竞发的十年历史浓缩在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既怕失之偏颇不能现其全貌，又怕挂一漏万有所缺误。虽为千载难逢之殊荣，又深感任务之艰巨，想不到白手起家，贸然从事，凭着一群热心人的奔波，竟也付梓面世了。翻开这本小册子，尽管没有宏篇巨制，振聋发聩，但品种齐全，不乏鹅黄嫩绿，

乳燕新声，其勃勃生机，丰厚潜力，既展现过去的收获，又预示未来的巨大发展，不能不使人精神为之一振。

读者皆是圣人，因此毋须我对其中作品一一品评，应该说明的是限于资金、时间诸原因，本书只收集了现在甘谷工作的部分作者的作品，而对甘谷籍在外地工作的学者、作家、诗人们的大作未能顾及，在此遥向他们致歉，诚望见谅。其次，本书还收入了一部分非文学作品，和书名不相副实，个中情由，说来话长，我们只好担“戏不够，风雨凑”之嫌了。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受到了县委、政府领导同志的热情关怀，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和县印刷厂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致谢！

谢 健 行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目 录

小 说

清水河.....	谢维博 (1)
冷 娃.....	(3)
她和他.....	(7)
货 郎.....	(8)
牛 歌.....	牛 勃 (9)
大树下的思念.....	(22)
修理工的情操.....	(27)
约 会.....	(29)
分 车.....	丁晓刚 (31)
她和他.....	(33)
习 惯.....	(35)
看电视.....	王安良 (36)
短 会.....	杜金田 (38)
忆 梦.....	李小亮 (41)

戏 剧

崇祯借饷.....	贾润民 (43)
-----------	------------

散 文

金秋的红叶——写给首届老人节.....	牛 勃 (86)
无尽的思念——吊王亦农老师.....	(87)
九九话重阳.....	(89)
甘谷大佛.....	谢维博 (90)
甘谷大像山.....	武克雄 (92)
高险奇秀的无畏山.....	王效琪 (95)
秀金山四季.....	冀建明 (97)
短暂而永恒的人生——读《徐悲鸿的一生》.....	(98)
小凤来到妈妈的坟前.....	李雪鸿 (100)
迎喜神.....	李忠奎 (102)
山洪与溪流.....	郭 向 (104)

诗 歌

那个时候.....	丁 良 (105)
小河作证.....	(106)

此时与彼时	(107)
古道驿站听月	李富元 (109)
北方的太阳	(110)
烽火台	(111)
北方沙漠中的小站	(112)
旅人之梦	(113)
我的诗	(113)
妈妈的皱纹	(114)
大漠、那枚火红的落日	(115)
啊，父亲	牛 勃 (116)
希 望	(117)
致教师	(118)
枪 口	王安良 (119)
沙漠里的脚印	张胜善 (120)
矿山随想	(121)
潮 汐	(122)
春 晕	(122)
雨中情	(123)
税收专管员的自白歌	张 敏 (123)
晨风沙沙	(127)
爱的归宿	巩其昌 (129)
拍 照	(130)

我是人民的税务员	李义成 (131)
咏霍去病	贾润民 (132)

论 文

读《晋书·载记》	宋鼎立 (133)
从《陶侃传》“史臣曰”看《晋书》史论	(141)
人才的意志自制力	王效琪 (147)
书法管见	武克雄 (151)
社会主义企业资金人格化初探	丁晓刚 (152)
“四书五经”简说	牛 勃 (155)
致《文明诗友》	郭 向 (157)
发展天水经济应先开发现有资源	李 春 (159)
对“抹杀个性是教育大忌”的探讨	李保明 (161)
如此座谈会少开为好	王安良 (163)
学生辍学，令人焦急	韩仪麟 (164)
读《藤野先生》一文副词的运用	宋自立 (165)

通 讯

扎根在甘肃教育园地	李全定 (169)
编外警察	谢维博 (173)

李仰北扶贫记.....	(174)
近似荒唐的抢劫案.....	(175)
默默耕耘的人.....汪吾平	(177)
工厂“宋世雄”.....	(178)
姜老汉让粮.....王安良	(180)
竞技场上的强者.....	(181)
山区“鸿雁”.....	(183)
负债汉有了彩电.....强鸿彬	(187)
周满才为啥要流泪.....	(188)
从贫困儿到科技迷.....朱学东	(190)
挥毫书盛世.....贾润民	(192)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落天.....丁晓刚	(194)
致富财神是那科技报.....	(195)
余 晖.....牛 勃	(197)
甘谷月季花.....巩维祥	(199)
一个想农为农支农的商店.....史 载	(202)
甘谷县税务局培训干部成效显著.....张 敏	(204)
牛寡妇的昨天与今天.....余建太	(207)

消 息

实行包产到户的狄家庄大队社员积极参加水利建

设自愿入股治河淤地按股分红·····	巩维祥	(208)
购车两年未被认可 营业执照何日到手·····		(210)
制定发展新方案力争山川同脱贫·····	李 春	(212)
一个深受群众喜爱的家庭业余剧团·····		(214)
喜报飞进农家院·····	李全定	(216)
甘谷县发生一起严重塌方死亡事故·····	韩仪麟	(217)
古坡河细鳞鲑资源亟需保护·····	岳 峰	(218)
纤纤巧手 点草成金·····	王安良	(219)
甘谷农副公司五年创汇两万多美元·····	史 载	(220)
甘谷县形成县、乡、村、组科普网络·····	李新民	(221)
杨场村靠“一村两业”走上致富路·····	李吉敏	(222)
甘谷渭济渠畅通无阻·····	杨世义	(224)
甘谷县抓改灶节柴成绩显著·····	张智明	(225)
甘谷县个体经济在治理整顿中健康发展·····	李崇孝	(227)
书记来到小山沟·····	余建太	(228)

——小说——

●谢维博

伴着牧羊鞭长大，从未曾想高攀文学的门槛。热狂中，做作出只言片语，打盹的编辑竟刊之于报端。于是文友们便起劲地鼓噪：“作家”。实在羞愧。只不过是冗长的戎马生涯中，渗入了一点惬意的添加剂，仅此而已。

清 水 河

清水河，水不清。

这是一条干河。晴天，冒火；雨天，翻浪。满河底铺的银，堆的金。石沙，卖发了河边清水村的庄户人家。

村东头的李丑生，头大腰粗，生下四个小老虎般的壮儿子，人称村里“五只虎”，他们一家，左右着村里的形势。政策放宽后，李丑生父子捷足先登，在河湾宰了只肥羝羊献给河神，然后划占老大一块河床为自己所有，不

许任何人挖沙取石。于是村民们也依此仿效。不几天，附近河湾被瓜分一空。

老支书张维明没有宰羊，也就没有领土权，要卖沙，只好绕道远行了，人家卖五趟，他还来不了一回。他想按原来统一组织的那方子，效益会更好，但积重难返又怕落个“为了自己”，只好作罢。

一次，老支书的儿子小龙，因天将晚，就近在李丑生父子的领地内装了一车沙，李家父子全副武装赶了来，好一场“龙虎斗”。结果弱“龙”终于被猛“虎”击伤，抬回了家中。架子车也被砸得七零八落，还割掉了拉车骡子的尾巴，有名的“青龙驹”变成了惹村民们取笑的秃尾巴兔子。

老支书三天没露面。他没有怪怨李家父子，感到对不起人家：那阵儿他家人多，吃不饱，穿不上，搞了些手工活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跑了两趟贩菜水生意，又被关进了学习班，后来还因他与村干部过不去，戴上了坏分子帽子，多少年来躬着腰过日子啊。现在虽然没了“帽子”，人家心里记恨呀！

小龙气得直咬牙齿，声言：等伤好了非报仇不可。老支书生气了，“放屁，你还嫌热闹得不够？”他望了一眼儿子满脸的伤疤，心又软了：“孩子，疙瘩易解不易结，我不能把怨恨留给下一代。”

一天下午，头顶滚雷阵阵，天空电光闪闪，但只吓唬了一阵子后，便又云消雾散，艳阳晴天了。人们又都扑到河底下，拼起命来。

突然，河上游的深山里传来隆隆声。不好，山洪下来

了！惊慌的人们呼喊着重，向河两边没命地跑。这时老支书正拉着一车沙快到了河沿上，只要在青龙驹屁股上加两鞭，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安全地带。但当他一回头时，惊出了一身冷汗：李丑生的四儿子小虎还在河床中间推拉车子和牲口。他丢下自己的车子，回头直向李小虎奔去。当他们用尽吃奶力气，刚爬上河堤时，怒吼的洪峰铺天盖地席卷而下。李小虎安然无恙，老支书的车子和青龙驹，已不知去向，眼前只有一片翻滚的惊涛骇浪。

洪水过后，李家父子终于无师自醒，他们拔掉了河沿上占据领土的界桩。全村人也都相继抹去了各自的记号。

清水河的水，也该清了。

河滩上运沙子的车队中，有一匹没尾巴的骡子，拉车格外起劲，该不是那青龙驹么？

（刊于1986年9月30日《甘肃农民报》）



冷 娃

黄土高坡上，那老气横秋的村庄。

“咱今后的日子，嘿，喝辣的，吃香的——万元户算什么？野菊花你狗眼看人！”

这番海口大话，是全村穷得冒火的光棍汉冷娃说的。

村人讥讽他：“听这么大口气，你莫不是发了财吗”？

“发财？自然要发财了，你们等着看吧！”他有点乐忽忽。然而又有些愤愤不平，“哼！万元户猴儿头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嘛——野菊花那婊子就追着、赶着给人家当婆娘，而对咱……狗眼看人。”他瞪了一阵白眼，又有几分兴奋了，手一扬吼出两句自编的秦腔戏文来：“咱愿吃啥就有啥；咱想要谁就有谁。啷光哩光当——”他甩开大步，头也不回地去了。于是身后便传来村民们一阵欢快地哈哈畅笑。

冷娃确实兴奋得有点发狂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此话当真不假。昨天他还一贫如洗，今天却就要变成百万富翁了，哈，够意思。万元户猴儿头算什么——野菊花狗眼看人。

朦胧的月光，在冷娃的破窑门上抹了一层灰色。家无隔夜粮的冷娃，从来是无牵无挂，扳倒头就打酣声，一旦有了家当，便随之也来了烦恼。他头一回失眠了。现在要办的事很多，头一件是要修一院全村呱儿叫的新房，玻璃窗子，松木檩子，总的标准要比万元户猴儿头家的好，才过瘾。另外要买一套新式家俱，桔黄色好还是桔红色好？就定成桔红色的吧，红为喜嘛。猴儿头家有“小电影”，咱们来个“彩色”，再要个四喇叭的“咚、嚓、嚓”，洗衣机，要不要？那是婆娘家的事。再一件，自然是要把野菊花娶过来，让那万元户猴儿头靠边站……他有点迷糊了，似乎听到了啧啧声。哟！自己怎么新衣新帽，满院子笑脸，说是给自己娶媳妇，新娘是谁？哦，原来就是野菊花，样子越发美了。他也忍不住在那俊秀的脸蛋上

狠咬了口，“啊——吐！”他醒了，原来啃了一口炕沿上的泥土。

冷娃虽然眼斜腿弯，其貌不扬，混头混脑，什么也不想，其实不然，他也有追求，也有向往，而且是非凡的大胆向往：“假如交款的营业员丢了一沓沓票子，叫咱碰见就好了；假如老墙里露出几根金条，叫咱看见就好了；假如……”

事情还真有点蹊跷，冷娃多年失修的破窑门顶，今天在“轰隆”声中，倒塌了下来，从土里露出一个小口儿、大肚子，上面有着神秘图案的古物来。他酸楚的脸上落上了厚厚一层尘土，失神地站在那里，那只小口古物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不过他还是走了过去，端起它来，颠过来倒过去细细地看。突然，心头一亮——出土文物！他从报纸上知道，出土文物是无价之宝，说不定值几千元、几万元、几十万元……呀！莫不是老天睁眼，财神献宝来了！霎那间，他高兴得嘣嘣嘣地笑起来，真有点按捺不住的飘然之感。他想，电影里有“祭红宝瓶”，说不定这就是那玩艺儿，也许是年代久远变了颜色。城里的文物收购站，识不识货？要真是“祭红”，他们见宝眼红，赖了去咋办？不！不！还是去广州，卖给外国人，听说，只要是出土文物，外国人就冷出钱。

冷娃虽然忍不住说了许多大话，但手上有“宝瓶”之事，却守口如瓶，只字未露。他知道，一旦泄露了出去，就会有强人高手来盗宝，不仅万贯家产化为乌有，恐怕连自己的小命也难保全。电影上这类事太多了。冷娃越想越胆怕，决定还是早点脱手，以防夜长梦多。

第二天，冷娃包好宝物，悄悄溜出村。然而，仔细想来，广州是去不成的，因为连卖一张汽车票的钱都没有。也罢，先去城里收购站试一试，横竖咱冷娃的东西，还能物不由主？想着千元、万元、十万元……冷娃的兴头又上来了，竟又吼出激昂的戏文：“咱愿吃啥就有啥，咱想要谁就要谁……”

到了文物收购站，冷娃嚷了声：“闪开！闪开！”小心翼翼地将宝物呈上铺柜，并得意地扫了一眼里里外外的人们，缓缓解开了包袱皮。他原以为大家会“大吃一惊”，可是，铺柜里面的是反应迟钝的老朽；铺柜外面的是目不识丁的愚夫，竟“小吃一惊”也没有。冷娃为这些人的无知而大为扫兴。

“识得吗？给个价”他冷冷地说。

“……”

那几个戴着老花镜的白头老儿，辨认了一阵后，确认是件今人不用的古器，名曰——夜壶。

……

冷娃空着双手，没精打采地步出城来，路旁的小河，清悠悠，河水把阳光折射成点点光斑，也把冷娃的梦割得支离破碎。他失神地望着荡漾的水面，脑底板上一片空白……

（刊于《飞天》1986年第11期）

她 和 他

百货铺柜前，汗流浹背的男男女女，身不由己地挤出来，又撅着屁股挤进去，一片嗡嗡声。

她飘然而来，站在琳琅满目的货架前，贪婪的目光在人群里瞟来瞟去。她从眼角中扫见了 他，他把帽舌压住了眉毛，忽闪忽闪的目光，也在人群中溜来溜去。他也窥见了她，立即产生了一股无法摆脱的引力。

她苗条的身子一下淹没在人流中。他虽然个子矮小，但却也结实，象游泳一样拨拉着人们的肩膀，掂起脚尖，寻觅刚才那个身影……

她很快从人群中旋了出来，夺门而去。他钻出东搔西推的人堆，盯着她，离开大街，拐进了胡同。她穿过四条柳树小巷，翻过五面土筑矮墙，钻进了一间又低又黑的小屋，他也接踵而至，站在了她的面前。

她扬头背靠在墙壁上，闭上了凤眼，两颊现出两朵煞是好看的红云，高高的胸脯剧烈起伏，真有些气喘吁吁了。

“隔山打兔……眼见平分……这没说的。不过，你就不为别的？”她慢慢撩起眼帘，眼神里递给对方一个神秘的信号。她想，他会和其它那些垂涎三尺的蠢驴一样，猛扑过来，狠命的搂住她，疯狂地吻她那张吻油了的小嘴，然后……还分什么钱？只要不掏尽他的腰包就算大讲良心

了。然而，她想象和等待的事并没有发生，只听“咣”一声，她的手腕上扣上了一个又冰凉又紧巴的什么玩意儿。她惊得睁大了双眼，“啊！”两个明光闪亮的铁圈，中间连着小链环。

“你是……？”

“别问啦，走吧！”

她只得走出那间又黑又低的小屋。

（刊于1986年3月20日《天水报》）

货郎

跨州走县的货郎王丑娃，青衣小帽蒜罐头，天生就一副生意精模样。他一眼能看穿你兜里压几毛钱。

他随晚风飘到村口，老榆树根上一高一矮两人向他打招呼：“王师傅，今日可有什么见闻？”“有哇，古河口杨二求家有只金瓶，价值连城，满把的票子，人家都不开口。”二人从树根上爬起又坐倒，“好个宋公明！快回家去吧，娃他妈都遗了魂儿了。”

三天后的三天，晚风又送来了王货郎。“王师傅，今日可有什么见闻？”树根上一高一矮两人问。“有哇，古河口那小子的金瓶被两个蒙面人抢了。那两人会飞檐走

（下转30页）